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遺跡研究及文化說>>



饒宗頤文化館
Jao Tsung-I Academy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資助



饒宗頤文化館歷史遺跡研究及文化解說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教授暨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蕭國健教授

香港文化影像工作室

合撰

(2017年9月)

目 錄

(1) 前言	P.1
(2) 饒宗頤文化館	P.3
(3) 整體佈局和建築特色	P.3
(4) 從點到面的理念	P.6
• 壁爐 (二十世紀初)	P.6
• 舊警衛室、石圍牆、裂紋探測器 (二十世紀初)	P.7
• 裂紋探測器 (1970 年)	P.9
• 紅磚牆 (1930 年代)	P.10
• 九龍關地界碑石 (1887 年)	P.12
• 舊焚化爐 I (1930 年代)	P.13
• 舊焚化爐 II (1930 年代)	P.14
• 古渡口 (19 世紀末)	P.14
• 觀音及土地公	P.16
(5) 九龍海關深水埗關廠 (1895-1899)	P.18
(6) 從舊界石到界石的用途和中西界石的差異	P.23
(7) 華工屯舍 (1904-1906)	P.26
(8) 荔枝角檢疫站 (1910 - 1912)	P.32
關於位處長沙灣深水埗公園內之深水埗軍營 (1927-1977)	P.36
(9) 荔枝角監獄 (1921-1937)	P.39
從逃獄故事到高低設防監獄	P.41
(10) 荔枝角傳染病院 (1938-1975)	P.42
(11) 從建築細節和部件到二十世紀的護理建築範例	P.53
(12) 從火爐和磚牆排法到上下區建築群各自的特色	P.54
(13) 從裂紋探測器到公共建築的維修和檢查系統	P.55
(14) 從焚化爐和舊圖則到醫院內部的運作	P.56
(15) 荔枝角精神病療養院	P.57
(16) 荔康居	P.62
(17) 從佈局和紅磚牆到建築文物保育背後的理念憲章	P.66
(18) 總結	P.68
註釋及參考書目	P.69 - P.72

(1) 前言

荔枝角位九龍半島西北面之長沙灣、蝴蝶谷以西，葵涌以東，該地土名「孺仔腳」，意即年紀最細之小孩留在沙灘上之腳印，或謂該處有一圓形突出之海角，形如一顆荔枝，因而得名。位該突出之海角，鄰近青山道與呈祥道等幹道，離美孚鬧市不遠，有荔枝角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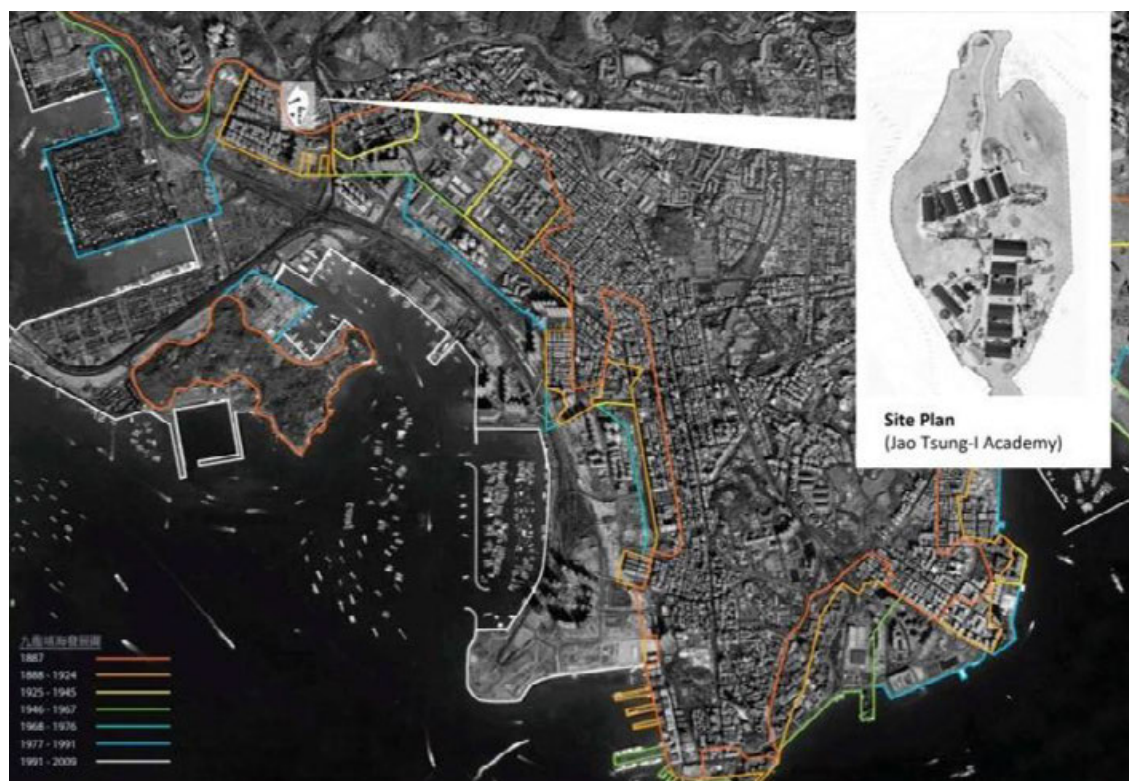
該院之建築群依山而建，大致可分為上、中、下三區，建築物皆為紅磚、金字斜頂、單層或兩層樓房，多以傳統丁順「英式砌磚法」(English Bond)砌成，結構堅固，實用為主，甚少細部裝飾。醫院後期為長期護理精神病及痲瘋病康復者提供住宿服務，上區五幢建築物中，其中一幢用作痲瘋病人病房，其餘四幢則為精神病患者病房。

十九世紀中葉，政府於汲水門水道之馬灣洲上，設有汲水門常關，及厘金關卡，並於深水埗處，設置深水埗汛，以防兵 35 名駐守，隸屬大鵬協水師右營管轄。營房疑位於前荔枝角荔康居之地。

荔枝角醫院位於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800 號，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三級歷史建築。於 2008 年成為首批發展局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下的七幢建築物之一，該址現已活化成饒宗頤文化館，重點推廣中華文化。

百多年來，荔枝角醫院本址因應社會需要經歷了多次的用途轉變，從關廠、華工屯舍、檢疫站、監獄、醫院、精神復康院到饒宗頤文化館，由百多年之隔離設施到公眾文化地標。作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群，不論在建築價值和歷史價值上都有其獨特的地位。

九龍填海發展圖 (1888-2009)



標示

1887	-----
1888-1924	-----
1925-1945	-----
1946-1967	-----
1968-1976	-----
1977-1991	-----
1991-2009	-----

(資料來源：香港文化影像工作室)

(2) 饒宗頤文化館

饒宗頤文化館前身為荔枝角醫院，原建築群依山而建，面積逾 32,000 平方米，分上、中、下三區。2009 年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以「香港文化傳承」為主題，獲得荔枝角醫院活化項目的營運權，負責重新規劃、保育及活化荔枝角醫院成為饒宗頤文化館。文化館於 2014 年 6 月正式開幕。

饒宗頤文化館保留原有荔枝角醫院的上、中、下三區。下區連接青山道，是進入文化館後首先到達之區域，設有展館及園景「天光雲影」。下區之藝術館「學藝雙携」展覽，介紹饒宗頤教授及其作品；並舉辦其他藝術展覽活動。保育館舉辦「百年使命」展覽，介紹饒宗頤文化館前身之歷史。中區設有展覽館、禮品閣、資源中心、活動室、餐廳、咖啡室、茶文化室、演藝廳、文化講堂、藝術工房、會議室等，適合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化活動。餐廳與演藝廳中間之中庭位置蓋上玻璃天幕，成為全天候的戶外活動場地。上區「翠雅山房」是一所文化旅館。區域之間以樓梯及升降機連接。

建築設計以簡約實用為主，並帶有中西混合建築風格，及融入本土建築技術。下區建築群落成年代較早，約於 1910 年代建成。建築物為長方型、金字斜頂、單層樓房，兩座主要樓房並排。樓房主要由紅磚砌成，多以英式砌法 (English bonding)，長磚與短磚層層交替。紅磚牆身甚少細部裝飾，只配以木門木窗，頂上紅磚砌成拱形，門窗位置以利通風為主。屋頂山牆是簡單之花崗岩角石，屋頂金字斜頂採西方建築色彩，上蓋中式雙層瓦頂。樓房使用鑄鐵雨水管及雨水門組件，是因應本地潮濕多雨的氣候而使用的本土建造技術。

中及上區建築群於 1930 年代落成，樓房的建築和結構與下區的樓房相同，為長方型金字斜頂、單層、或兩層樓房，牆身原為紅磚牆，現時以白油漆覆蓋。

整個文化館建築群的樓房在活化計劃中皆經過加固工程，原有的紅磚、瓦片、木門及木窗都盡量保留原物，只損壞破爛者才更換現代物料，達到原建築之色彩能繼續承傳。

(3) 整體佈局和建築特色

荔枝角醫院上中下區的佈局，周邊環境和建築群都各有用途和特色。

三台階院落式空間

原建築群，依山而建，分上、中、下三個台階。依次為上區、中區和下區。上區和中區房子的排列很整齊。中區是南北走向，上區是東西走向，下區則是幾間房子圍合成院落。上區與中區的房子之間，留有開放的空間。



建築群分上、中、下三個台階，排列整齊（資料來源：中創顧問有限公司；2009）

簡化建築裝飾，實用主義

外觀上荔枝角醫院建築群為英式紅磚建築風格，但在實際施工上，其設計已省去大部分裝飾，轉以簡單的花崗岩山牆角石、半圓窗戶、鑄鐵雨水管和雨水斗組件代替。此處理手法亦充分發揮殖民地式建築對其設計規範上的靈活變通以適應當地環境。

中式雙層瓦頂及木製桁架結構

荔枝角醫院，一如大部分香港的殖民地建築的屋頂，亦是雙斜頂設計，由木製或鐵製的桁架結構組件支撐，再架上木椽，然後鋪上雙層中式彎瓦或竹桶瓦。此屋頂的施工手法其實不曾在英國出現，只是當時建築師以本土建築技術作為參考，並加以融匯貫通，以達至簡化工序及適應本土建造技術及氣候而發揮出來的設計。

紅磚牆壁、支柱及扶壁

下區的樓群紅磚牆壁的砌法多以傳統英式砌法和法式砌法為藍本。這兩種磚牆都能砌出比順砌較厚和穩固的牆壁，使牆身同時成為結構的一部分。

山牆設計及中式金字瓦頂和椽

金字頂的建造方法在歐洲和英國非常的普遍，但荔枝角醫院建築群中，其山牆設計亦帶有中國建築色彩，例如中區各座建築，皆以中式金字頂和椽，及踏步式山牆建造。這引證了當時建築師運用本土建築技法，並因應了香港多雨的氣候所引致的排水問題而作出了適當的處理。

建築與環境

荔枝角醫院為依山而建的建築群組，有別於個體獨立建築物。它的佈局注重建築物之間的空間區域及其由下至上的漸進，充份利用山坡、景觀、樹木等天然元素把不同層次之群組連接起來。



英式紅磚建築風格，加上中式雙層瓦頂及木製桁架結構
(資料來源：中創顧問有限公司；2009)

(4) 從點到面的理念

活化後的建築群內仍然保留了不少充滿歷史性和故事性的遺跡，待訪客一一發掘。這些遺跡包括：

- **壁爐（二十世紀初）**
位置：下區藝術館展室 1

壁爐是藝術館內的建築特色，其設計屬 Rumford 式。其主要部份（由上至下）包括：煙囪、壁爐架及火箱。其中，煙囪的磚塊表面相對粗糙，並不考究。壁爐架的磚塊表面保存得相當平整，甚至砌成圖案。火箱上的金屬部件有十字徽號，相信是由英國製造的。其特色是火箱較淺，但爐壁設計的斜度能以放射式將熱力反射再散開，使傳熱保暖的效果更明顯。而壁爐裝於室內的間隔牆中，同時可為兩所房間提供暖氣，比安裝於外牆更能有效防止熱能流失，可見建築師的智慧。





- 舊警衛室、石圍牆、裂紋探測器（二十世紀初）
位置：下區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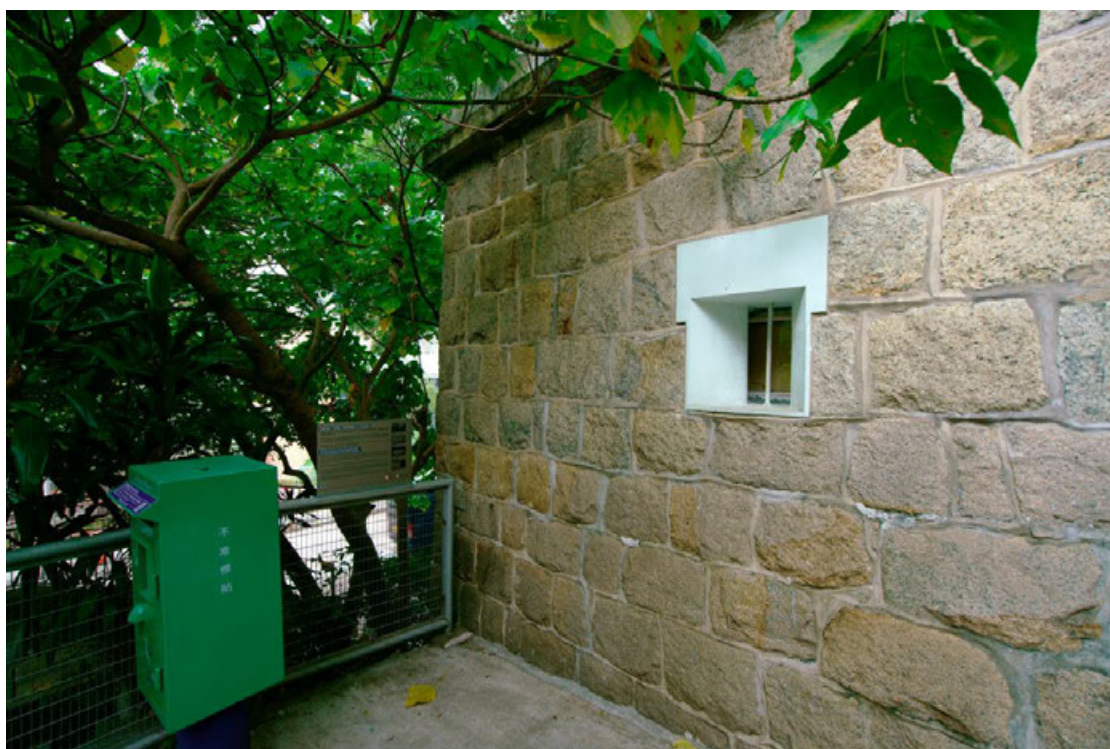
根據 1908 年的公共工程首長報告，政府安排以 \$3,000 的款項，從位於荔枝角的德蘭斯瓦爾華工屯舍的承租者，購買全部建築物以用作檢疫站。由於這些建築物過去屬暫時性質，需要不少維修，政府便決定修建一座石圍牆圍住建築物，並修繕舊海關廠作警衛室。

整個館址包括上、中、下區，曾被一整幅花崗岩石牆包圍，而現時正門及後門見到的石圍牆是其中一部份仍能保存下來的。由於舊警衛室早期已受到管理和保護，今天仍保存良好。而早在 1934 年，工程人員已在牆身裝上裂紋探測器，來檢測建築物結構上的轉變。警衛室外牆上仍存刻有「1934 年 11 月 24 日」的探測器，也有些刻有「1962 年」的探測器，分佈在右上方及左下方的外牆上，可供探究。

這位置是以以前的正門，旁邊有「荔康居」的門牌，面對馬路的樓梯，亦保留了「荔枝角醫院」的門牌。當時為方便醫院與外界聯繫，更設有喬治五世郵筒，及後被更換成新式郵筒。



舊警衛室 (向停車場)



舊警衛室 (向後門)

- **裂紋探測器（1970年）**

位置：下區保育館背後

下區的建築物清楚展示紅磚牆壁砌法皆以傳統英式砌法為藍本，磚的長邊與磚的短邊在牆面上層層交替，堅固的牆身同時也是下區單層建築物的主要結構部份。這道傳統英式鋪砌的紅磚牆，牆壁較厚，支撐結構較為堅固。

這道牆今天仍保存良好。在1970年，工程人員在牆身裝上裂紋探測器，來檢測建築物結構上的轉變。一些刻有「1970年11月3日」的探測器仍分佈在外牆上，左方亦顯示昔日的門窗位置。





- **紅磚牆（1930年代）**
位置：中庭

中區的建築與下區建築不同，中區的為單層紅磚結構。天幕下的建築內牆原本亦是紅磚表面，在作為醫院用途時已被鋪上水泥，並髹上白色油漆。

為令紅磚再現，保育顧問以不同方法嘗試去除磚牆表面的水泥，包括以人手逐寸鑿開原本的水泥表面，再以機器輕輕打磨紅磚表面，去除殘留的水泥，再經過除鹽及塗上透明保護物料的工序，使紅磚重現。後來，專家亦改建天幕，方便戶外活動同時防止紅磚牆受風吹雨打。



- 九龍關地界碑石（1887年）

位置：中區東面山坡

這塊刻有「九龍關地界」的碑石，豎立在本館現址東邊山坡上，經本地歷史專家蕭國健教授與本館初步考證，並進行資料研究，估計碑石約在 1887 年豎立，相信與清朝時期九龍關深水埗關廠之創立有密切關係。香港曾有多個「九龍關」關廠，但在百多年後的今天，就只有馬灣、大鐘島、內伶仃島及深水埗關廠（荔枝角本址）留下遺跡，所以這「九龍關地界」碑石在考古和文物保護方面特顯重要。



- **舊焚化爐 I (1930 年代)**

位置：中區 F 座旁

1938至1975年間，這裡曾經是傳染病院，而這裡的焚化爐就是其中一個遺址，我們推測此焚化爐是衛生設施，用作處理焚燒醫療廢物。舊焚化爐上可見水缸（用以滅火）及油缸（用以供油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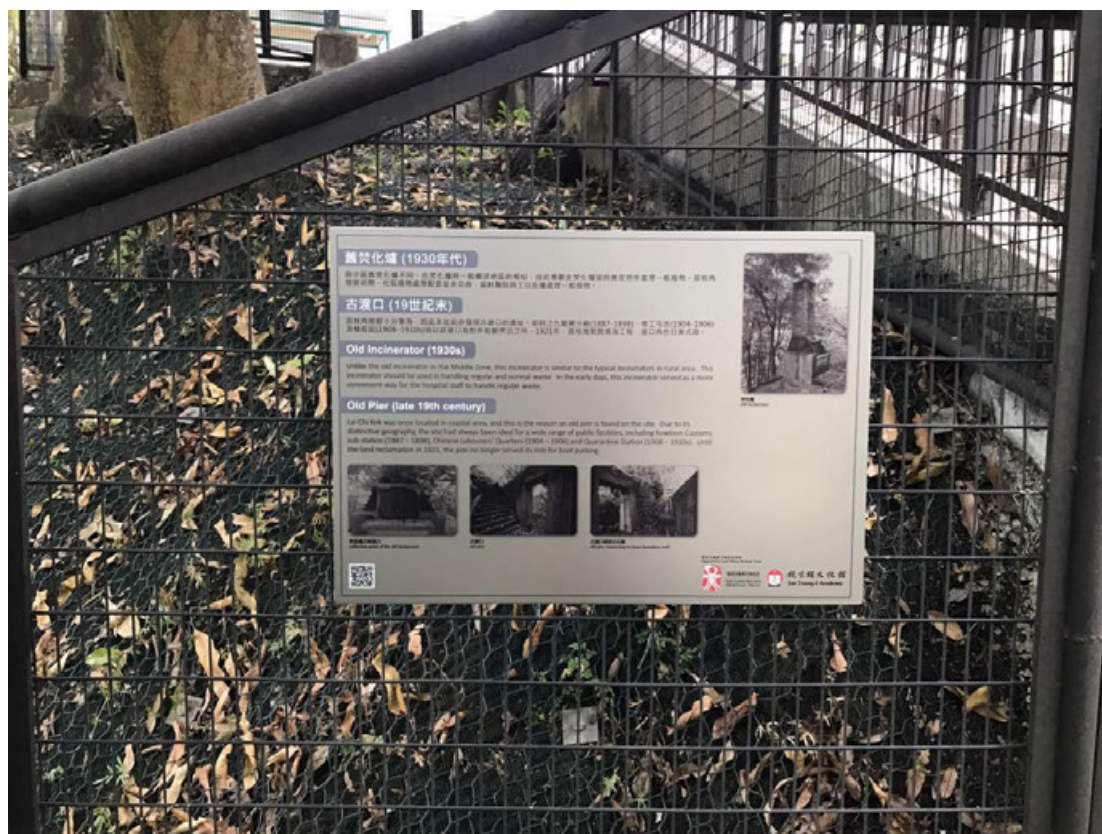
- **舊焚化爐 II (1930 年代)**

與中區舊焚化爐不同，此焚化爐與一般鄉郊地區的相似，由此推斷此焚化爐當時應是用作處理一般廢物。荔枝角發展初期，社區廢物處理配套並未完善，當時醫院員工以此爐處理一般廢物。

- **古渡口 (19世紀末)**

荔枝角曾經十分靠海，因此本址前亦發現古渡口的遺址。前時之九龍關分廠（1887-1898）、華工屯舍（1904-1906）及檢疫站（1908 – 1910s）皆以該渡口為對外船艇停泊之所。1921 年，荔枝灣展開填海工程，渡口角色日漸式微。





- **觀音及土地公**
位置：上區

觀音源自印度，本為男相，自入中土後，漸轉化為端莊慈祥的女性，也是慈悲象徵，既有身披白衣、手持楊柳、淨瓶或魚籃，亦有千手千眼及人稱大士王等法相。觀音為救渡眾生的大菩薩，相傳曾立誓渡眾生，透過慈悲心聆聽眾生苦難和祈求，每當眾生身受苦難，發聲發意求救，頌念觀音聖號，便可獲得救助。正因「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所以名為「觀世音菩薩」。

觀音像兩旁木刻字寫上「西山玉竹千年，南海蓮花九品」，估計在荔枝角傳染病院（1938-1975）及精神病療養院（1975-2004）年代，長居於本址的信眾，於此拜祭觀音。

旁邊是土地神像，負責保護地方平靜。土地神屬於民間信仰中的地方保護神，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現代多屬於祈福、求財、保平安、保農業收成之意。



這些歷史遺跡當中蘊含著一段段的故事，它們正確確切切的訴說著荔枝角醫院的歷史，甚至乎香港的歷史。

以下的幾個章節，希望以點、線、面方式，集中講述這些看似獨立的歷史遺跡，如何在荔枝角醫院建築群內交織出一段段互相重疊的歷史故事。



2017年3月4日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教授暨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蕭國健教授及香港文化影像工作室人員帶領饒宗頤文化館義工考察館內歷史遺跡（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5）九龍海關深水埗關廠（1895-1899）

早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設置江、浙、閩、粵四海關，以師船巡邏沿海邊境、嚴防走私，及徵收關稅。其後清廷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廣州一處作為通商口岸。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割讓香港島與英國，同時開放包括廣州在內的五個通商港口。為了阻止不法商人以香港為基地走私鴉片，清廷在香港境外設立緝私和徵稅關卡，由兩廣總督、釐金局和粵海關監督（稱總稅務司）管轄，首任粵海關總稅務司為英人赫德 Robert Hart。其時，進出香港之船舶，仍受清廷粵海關查驗，此舉有違香港開埠時作為自由港之原則，在港英商多表反對。（註一）

咸豐八年（1858），《天津條約》簽訂，條約之附約列明鴉片改稱洋藥，可自由買賣。但位香港之鴉片貿易爭議持續。至光緒十二年（1886），清廷與英國

簽訂《管理香港洋藥事宜章程》（亦稱《香港鴉片協定》），批准鴉片可在繳交稅款後，運入香港，或從香港轉運往其他地區，清廷亦不再對往來香港之船隻進行搜查。（註二）

次年（1887）4月，粵海關在香港設立分關，名「九龍關」（俗稱洋關），負責在香港範圍徵收鴉片稅釐和查緝走私。首任九龍關稅務司為英人馬根（摩根）T.A. Morgan，摩根上任後，隨即接管粵海關位於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及長洲各關廠；至此香港境內之關稅徵收與緝私工作，包括鴉片稅收，均統一由九龍關負責。總關設香港島上維多利亞城皇后大道中 16-18 號銀行大廈二樓。人員為 328 人，中洋員 13 人，關卡人員 315 人。（註三）

1887 年年底，九龍關屬下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及長洲各關廠及原釐金局之站卡改組：汲水門關廠附設荃灣、谷灣、及深水埗三分廠；九龍城關廠附設沙田分廠；同時建立緝私艦艇及巡邏船隊：關雷、關芬、廣洪、飛鴻、釐金、開辦、長建；及軍火與躉船各一艘；全關人員 474 人，中洋員 34 人。（註四）深水埗分廠初設立時，該處同時設置鴉片躉船。躉船初設於昂船洲北面海上，後遷至深水埗海面。

1890 年 4 月，柏卓安 J. Mcleavy Brown 繼任九龍關稅務司，負責按月將常關關稅、釐金、及經費之支票，親送廣州兩廣總督及粵海關監督，有關公務要事，則需與政府官員直接商談。是年，為制止陸上邊境之鴉片走私活動，陸上關勇從原有 24 人增至 154 人，另加配洋員 6 人。同時，汲水門關廠新建海關碼頭竣工，投入使用。（註五）

1891 年，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關廠遷新址辦公。同時，位陸上邊境之柵籬建成；柵籬高 8 英尺，長 2.5 英里，中開 6 孔道，供商旅出入；海關派關勇日夜巡邏。又在深水埗邊境地區購入土地，以備興建深水埗關廠。（註六）

1893 年 7 月，好博遜 H.E. Hobson 繼任九龍關稅務司，並在邊境荔枝角地區，購入土地，建造九龍城辦公樓房及宿舍。（註七）

1895 年 6 月，九龍關稅務司好博遜卸任，義理遜 H.M. Hillier 任代理九龍關稅務司。9 月，深水埗新關廠建成啟用。該關之任務，初為監視海上船隻活動，其後改為鴉片驗證、及辦理小額物品徵稅，其濱海之碼頭為海關船隻停泊之所。（註八）

1896 年 4 月，義理遜升任九龍關稅務司。是年 7 月，颱風襲港，位陸上邊境之柵籬全被吹倒，巡緝哨所之草棚多處亦被吹翻。（註九）

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地區及離島租借予英國。1899年4月，深水埗關廠關閉，惟仍保留鴉片驗證工作。1899年10月，荃灣、谷灣、及深水埗三關廠後撤至大鑪島及伶仃島，分別成立大鑪島支關及伶仃支關。深水埗關廠之營房遂被關閉及拆卸，只餘濱海停泊海關船隻之碼頭。深水埗關廠之鴉片躉船仍留香港境內。（註十）1912年，其業務並入九龍車站支關。1917年4月撤銷。其時，其工作為驗證自香港運往內地之鴉片，並徵收鴉片稅釐。（註十一）

饒宗頤文化館坐落在荔枝角山崗上，現址東面的山坡上發現一塊刻有「九龍關地界」的石碑，經考證該處曾經是清朝粵海關轄下九龍關深水埗關廠之所在。該石碑現仍於原地豎立，可供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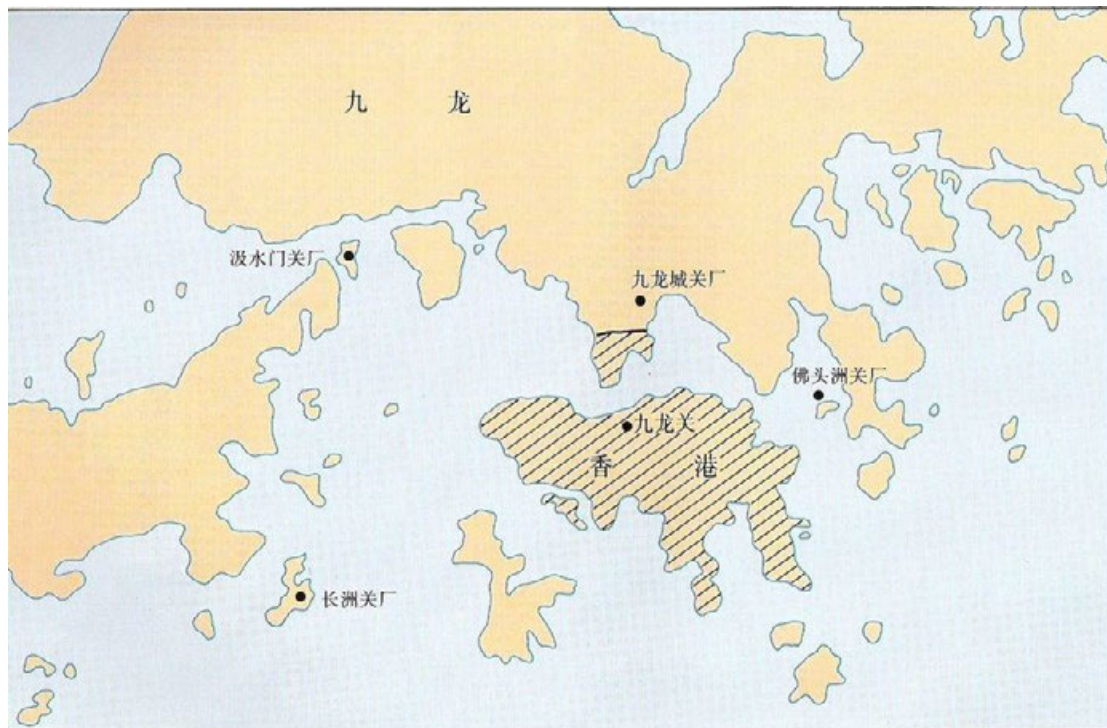
九龍半島東西之中英邊界（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位界限街之中英邊界清軍哨站（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攝於 1898 年馬灣的稅關（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1887年九龍關轄下機構分布圖（圖片出處：九龍海關志 1887-1990）



清代九龍海關深水埗關廠界石（現存荔枝角醫院內）



伶仃島上九龍新關界石（圖片出處：深圳博物館藏）



九龍新關大鐘廠界石（拓片）（圖片出處：深圳市博物館碑藏）

（6）從舊界石到界石的用途和中西界石的差異

現有界石為清政府關界界石，藉此帶出此界石系統的用途和設置地點，更與殖民政府的界石系統作出比較。

中式界石與西式界石均具有界定地區位置及展示地權的功能。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在一次實地考察中發現了由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由英國軍需處豎立的界石名為「B.O.No.4」。經研究及鑒定後，相信是本港最早期維多利亞時代的界石。此碑石是英國皇家工程師湯馬斯·伯爾納德·歌連臣中尉（Lieutenant Collinson R.E.），在 1843 年底或 1844 年初豎立。至今已有 170 年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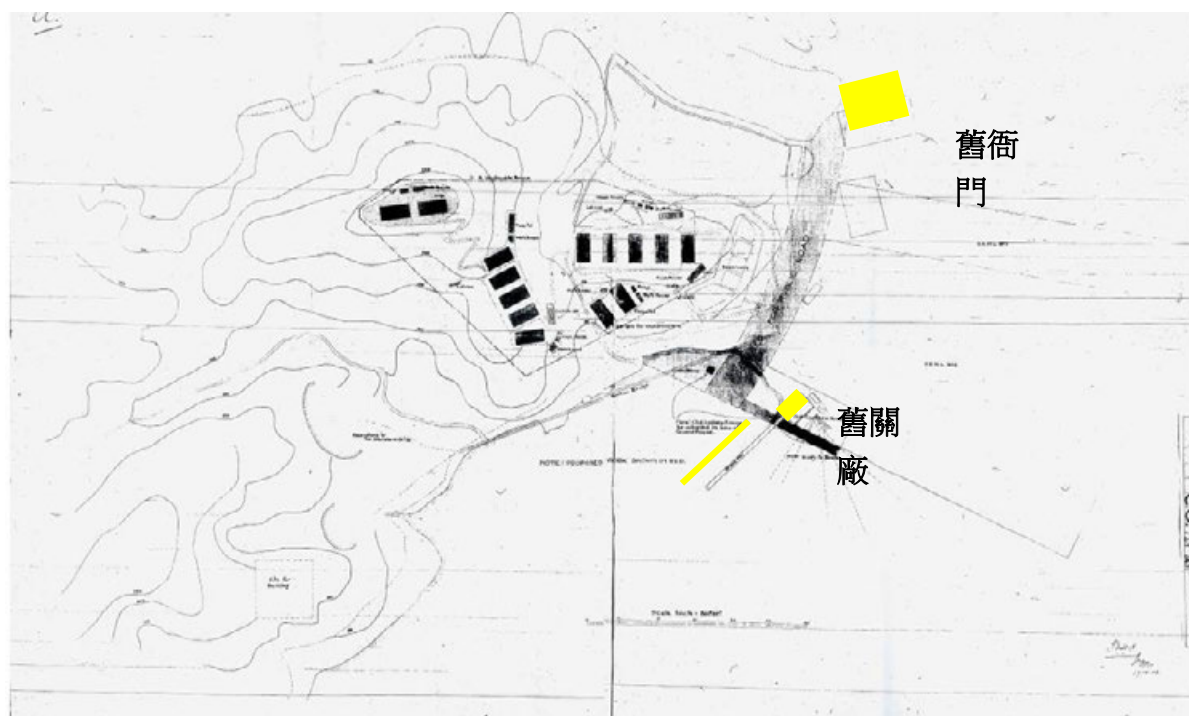
西式界石跟中式界石在外型上各有不同。由於西式界石除為土地定界外，同時具有測量的用途。圖中所見西式界石的箭嘴是用作高度位置定點。被發現的界石也曾是其中一個軍事測量的要塞。這個豎立於西灣炮臺上有 172 年歷史的界石，除了標示箭嘴以外還有英文字母兩字「B.O」代表「Broad of Ordinance」。相信這是英國軍隊早期建立測量地圖的重要定點。中式界石的功能更著重地權展示及地界劃分，並不具備測量的功能。所以憑藉中西界石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在測量學及地圖繪製的先進的科技。精細的土地測量能幫助繪製準確的地圖，用於軍事上便擁有明顯的優勢。從研究中西方界石的分別中，我們可以看出測量科技對於軍事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

根據以下1905年10月17日之隔離營平面圖，圖則都有記錄鄰近環境和附近建築物，當中包括舊衙門和舊關廠，相信舊衙門與舊關廠的運作有一定關係，以徵收關稅和打擊走私活動。



1905年10月17日之隔離營平面圖（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現有相關遺跡:

九龍關地界碑石-反映此地點與深水埗關廠之創立有密切關係

古渡口-對外船艇停泊與補給之所，反映以往鄰近海邊，作對外運輸的地點

(7) 華工屯舍 (1904-1906)

華工(Chinese Workers)泛指於清末期間，前往海外工作之華人勞工(苦力)，主要為來自廣東五邑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窮鄉僻壤之農民或漁民，被代理公司或仲介公司拐、擄或詐騙(利誘)到海外謀生，其自願「賣身」者，或會先收到首期之預定薪酬，但需扣除介紹費、交通費及傭金(提供給代理或仲介公司之報酬)，然後前往海外(東南亞、美加、澳紐、南非等地)，進行刻苦之勞動工作。此等人士被稱作「豬仔」，當中不少人於工作之地無法得到移民資格及公民權利，又未能返回中國，只得客死異鄉。(註十二)

此等「豬仔」勞工分：

1. 契約勞工，即訂約賣身到海外三、五或十年，進行刻苦勞動工作。
2. 賒單勞工，即出國者之船費由招工者先墊付，欠帳者在國外須受僱主控制，至還清欠款及利息。

販運、交易豬仔的地方名為招公館(局)、及華工棧房，俗稱豬仔館，又稱巴拉坑(葡話 Barracoon)，為監牢式苦力宿舍。經營豬仔館者多秘密幫會人士，

他們勢力強大，消息靈通，佈置周密，誘騙工巧，並與各地之豬仔館皆有串通勾結。

被拐騙擄掠之豬仔，首先被送到與海外豬仔館相勾結之內地客館，他們多被關在扣押奴隸之木柵內，待積累到足夠數量，便被轉送大船運送出國。出國約需數月航程，其時，豬仔被囚禁於船倉，生活情況甚為惡劣。到達目的地後，分配在莊園或礦山工作之華工多過著甚為艱苦之非人生活，死亡率甚高。（註十三）

1899年，南非爆發布爾戰爭 Boer War，最終英國獲勝，並取得非洲南部德蘭士瓦區 Transvaal 作殖民地。戰後英國在南非發展採礦業，因而需要大量礦工。（註十四）由於當時華人工資低廉，加上華人多刻苦耐勞及易於管治，同時，招聘公司以南方華工多身體健康，又慣於離鄉外出打工，所以當年之英資礦業公司都選擇從中國南方招聘大量勞工，安排到南非擔任礦工。（註十五）

當時，荔枝角地區位處海濱，水陸交通便利。1904年，英資之 The Chamber of Mines Labour Importation Agency 公司向港英政府租借荔枝角濱海三英畝之土地，興建華工屯舍，俗稱「豬仔館」，供準備轉運前往南非之華工暫住。碼頭旁山坡上舊深水埗關廠營房遺址，即今饒宗頤文化館下區之地，為昔日華工屯舍所在地。濱海前清時停泊海關船隻之碼頭，則供運送勞工出洋用，屯舍為草房棚屋組成 somewhat temporary description，甚為簡陋。（註十六）

及至 20 世紀初，華南華工大多在海外落地生根，部份且與當地人士發生摩擦，故亦有招聘自華中及華北地區，省籍主要為廣東、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地。（註十七）

至 1905 年德蘭士瓦區之華工不堪虐待，因而反抗、罷工、逃亡，又因公餘時私營副業，觸犯該地法規，（註十八）該地政府遂禁止招募華工前往工作，荔枝角屯舍於是遂被關閉，屯舍空置，1906-1907 年間，屯舍之草房棚屋日漸荒廢。（註十九）

Add table: 1904 – 1907 Table (Chinese Labour in South Africa 1902 – 10, p.91)

南非德蘭士瓦區採礦業每年輸入華工人數

	1904	1905	1906	1907
每年輸入華工人數	23,517	27,016	11,039	2,123
每年 12 月 31 日前 輸入華工總額	23,517	50,533	61,572	63,695
每年 12 月 31 日 僱用的華工人數	20,918	47,217	52,889	53,828
損失	2,599	3,316	8,683	9,867
損失 (%)	11.05%	6.56%	14.1%	15.49%
每年輸入非技術性 勞工的百分比	15.49%	17.03%	7.38%	1.41%
非技術性勞工的 總百分比	13.78%	32%	35.36%	35.86%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s of the Transvaal Chamber of Mines, 1904-07)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華人之移居南非,人數仍是微不足道。直至發現了鑽石與金礦後,才吸引了大批華人移入。南非這次的礦業革命,是與十九世紀中葉後華人大規模向國外移民相一致的。

根據南非的法律,華人移民是禁止在礦區採礦的。他們只能做些生意,提供一些服務。到了十九世紀末,在約翰內斯堡地區,估計至少有三千名華人經營六間大規模的出入口商行及 250 所雜貨店、洗衣店與蔬菜農場。

隨着英---布爾 (Anglo-Boer) 戰爭的爆發 (1899-1902 年),華工便離開礦地,遷往較寧靜的伊莉莎白港及東倫敦等沿海市鎮。戰爭結束後,有些人繼續留下,但多數人返回產金礦的地區去。

在戰火的蹂躪下,採礦的工作停頓,工人星散,使建立在金礦業基礎上的德蘭士瓦 (Transvaal) 的經濟備受摧殘,礦場主極力游說政府輸入華人契約勞工,以重建經濟。儘管該建議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抗拒,但控制了德蘭士瓦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卻予以批准。在跟中國人商討後,1904 年,政府通過了勞工輸入法令。1904 年 5 月特威代爾號 (S S Tweeddale) 駛離華南,載了第一批契約勞工往南非去。接着在 1904 至 1910 年間,共有 34 次船運,載來了 63,695 名契約華工,被送往金礦地服役。由於南非政府官員跟華南各省的中國官員發生糾紛,所以從華南來的只有三次船運。而其他 62,006 名華工 (97.4%) 是來自北方省份。

勞工契約規定，服役期不超過三年，但僱主有權延長兩年的合約。期滿以後，華工須回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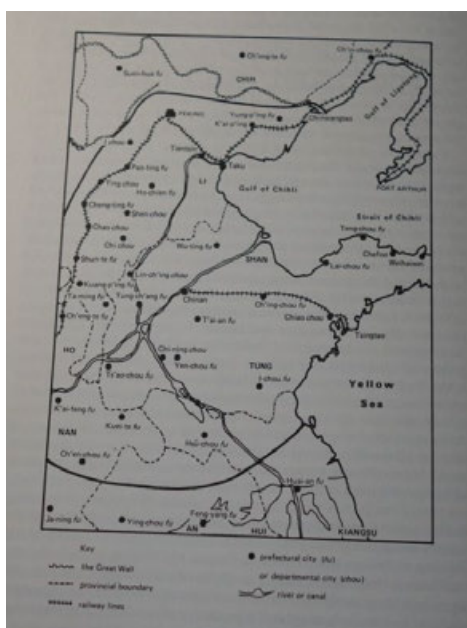
勞工輸入法令被形容為「所有不受歡迎措施中的最不受歡迎者」在 35 個章節的法令條文中，有一半完全是限制性的。

儘管訂立了種種條例，但是管理部門、白人礦工及華人值勤人員，卻對華工百般虐待，他們常向華工施以酷刑，秘密行刑經常發生。

然而礦業的發展，說明了華工是「礦地上工作效率最好的勞工」。不過這種好處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由於英國自由黨及德蘭士瓦的赫沃爾克（Het Volk）黨有效地利用華人的課題作為競選的宣傳，反對招募華工，續約也不被批准。到了 1910 年，最後一批契約勞工被遣送回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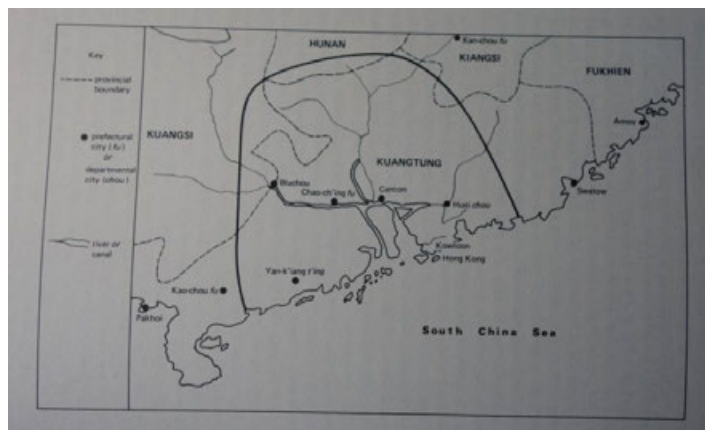
從 1904 年以後德蘭士瓦出現了越來越多華人，連同其他反亞洲人的激昂情緒，給南非四個地區的華社自由帶來長期不利的影響。

（資料來源：海外華人百科全書，P.361-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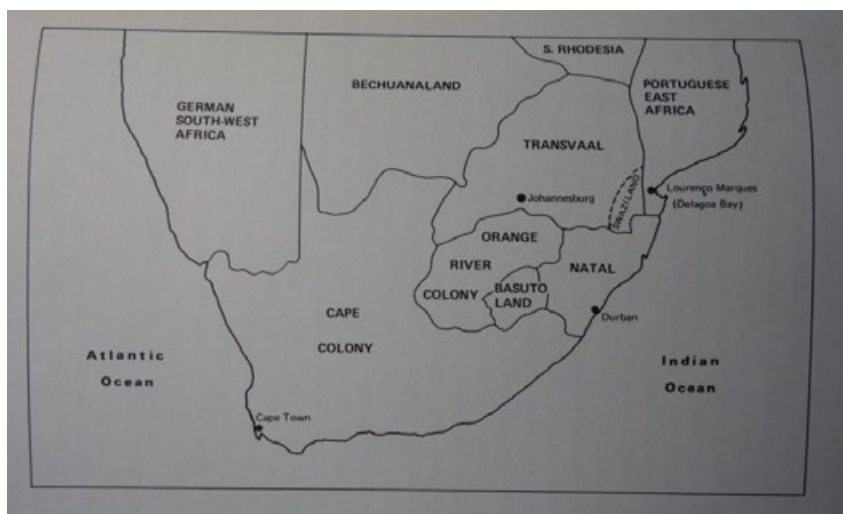
華北招募華工地區圖

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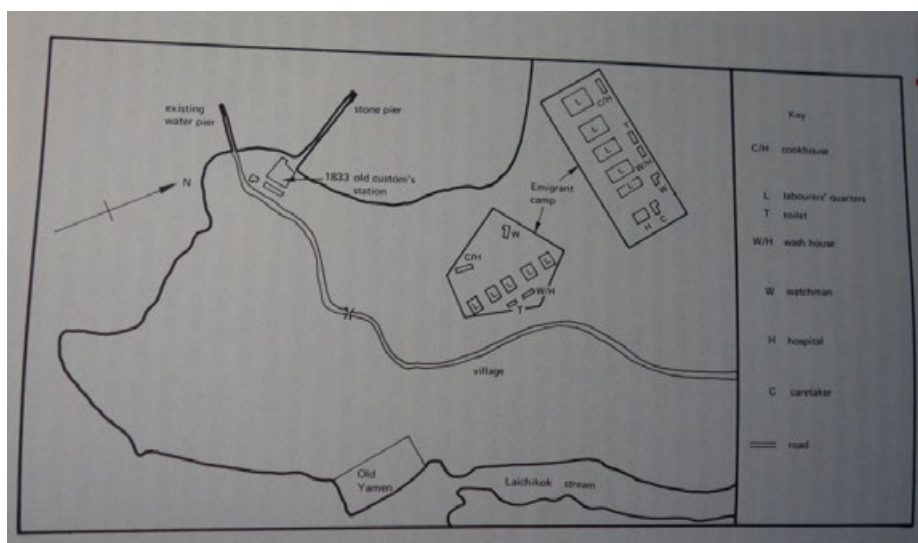


華南招募華工地區圖

Peter Richardson : 〈 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 〉 , p.80.



1904 年之南菲地圖：圖中可見德蘭士瓦區 Transvaal 之位置
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19



荔枝角華工屯舍圖

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84



德蘭士瓦區華工 1906

(Rachel K. Bright: Chinese Labour in South Africa, 1902-10. P.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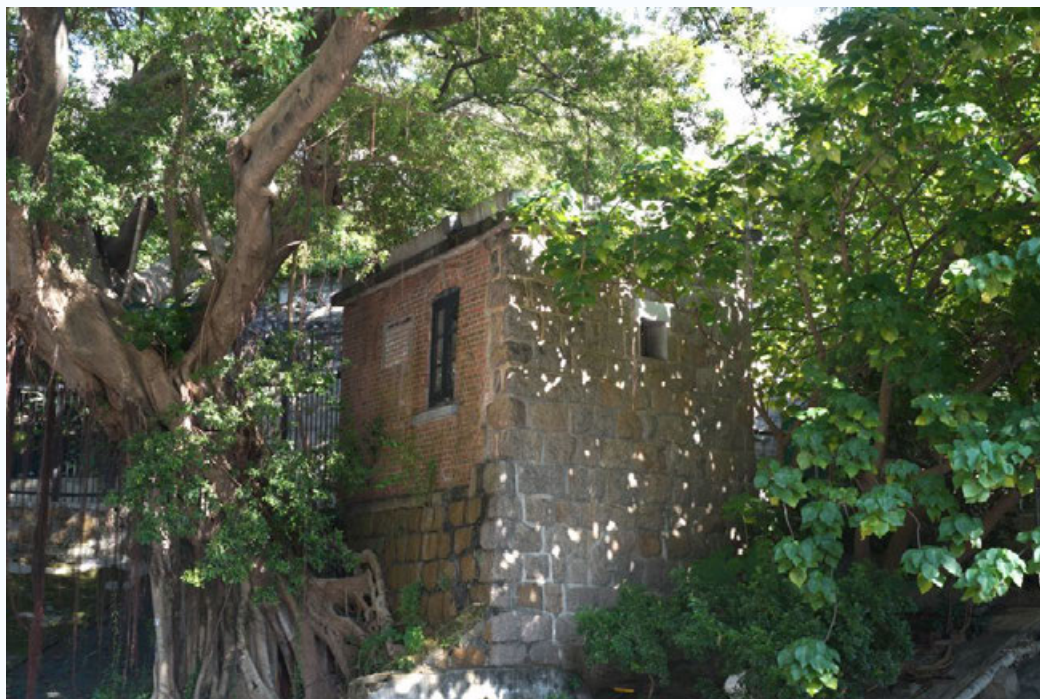
(8) 荔枝角檢疫站 (1910 - 1912)

20世紀初，華南地區已有疫病。1910年4月3日，香港出現首宗疫症報告，同日之新聞指出，在之前數年，華南一帶多有疫病，其中包括天花、瘋狗症、牛瘟等疫病，是年5月11日，八打威埠更一度宣佈香港為疫埠（14日取消）。其後之新聞中載：佛山、四會、廉州、北海、東莞、汕頭、澳門、及與香港密切交通聯繫之地，如英國、俄國、義大利、南洋、北京、上海、鎮江、蘇州及南京等地，也有疫病。此致港府大力提高市民的衛生意識，如清除積水、不隨處吐痰、不飲用生水，及增設衛生設施，如清理水塘區、滅蚊、滅鼠等。（註二十）

1907年，一艘來自新加坡之輪船爆發霍亂疫病，船上1,236華人中，12人途中染病死亡，7人帶病抵港。其時，位於昂船洲之疫症隔離所因興建軍營，已於1901年關閉。時港督盧押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Governor of Hong Kong 要求英國政府購入棄置之荔枝角屯舍，用作疫症隔離站。

1908年初，政府以港幣3,000元，向 The Chamber of Mines Labour Importation Agency 公司購入前荔枝角屯舍之地，改建為防疫中心 quarantine station，稱荔枝角檢疫站，並將舊日用作扣押華工之草房棚屋修葺為紅磚矮房群應用，舊日稅廠建築則用作守衛室 guard house，整座中心外加大石疊砌圍牆。（註二十一）

該檢疫站只用了兩年便被廢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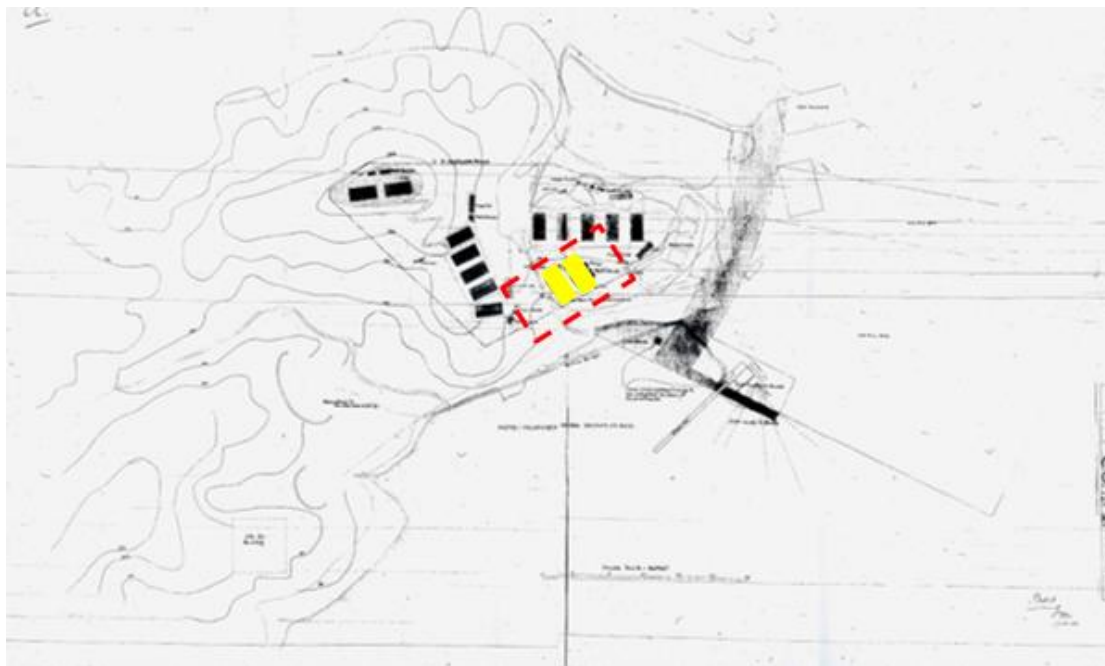
舊荔枝角檢疫站入口旁之守衛室（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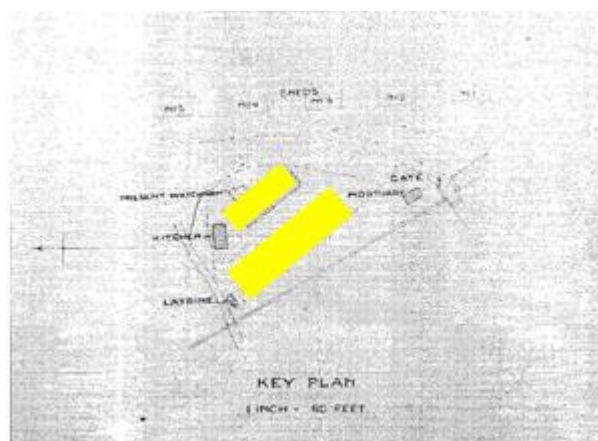
舊荔枝角檢疫站之入口

根據同一張 1905 年 10 月 17 日之隔離營平面圖，建築群大致佈局與現時無太大分別。而主要分別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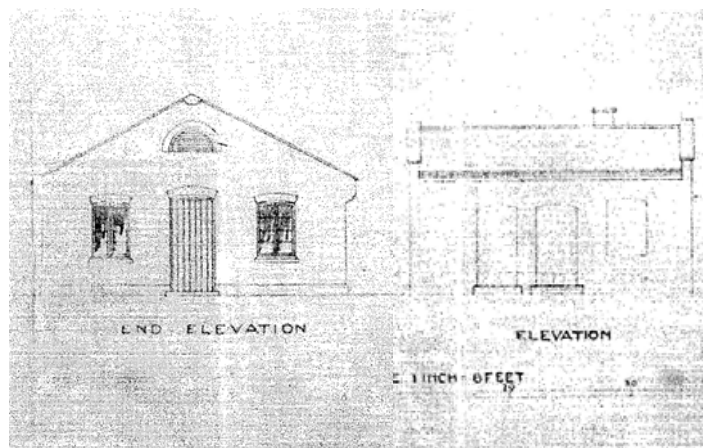
1. 草房棚屋(?)轉為由紅磚建屋
2. 下區的新建建築群。而從 1910 年的建築圖則中可見，計劃興建的宿舍、廚房和醫院的立現時大致一樣，其設計跟現存的建築物吻合，證明荔枝角醫院於作為檢疫站的時期，已為日後改變為醫院用途奠下雛型。



1905 年隔離營平面圖（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1910 年建築圖則平面圖（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1910 年建築圖則立面圖（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現有相關遺跡：

- 下區建築群 - 作為當時檢疫站的核心建築，用途和價值相對重要及突出
- 石圍牆 - 為政府將建築物修成檢疫站的主要改動，突顯對站內保安的重視
- 舊警衛室 - 為政府將建築物修成檢疫站的主要改動，突顯對站內保安的重視

關於位處長沙灣深水埗公園內之深水埗軍營（1927-1977）

1909年，標準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於荔枝角建築石油儲油庫。1910年至 1920 年間，港府在深水埗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獲得眾多土地發展。（註二十二）1911 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民國成立。時港督盧押擔心國內大批難民湧入本港，引起騷亂，危害本港社會穩定，於翌年（1912）向英政府要求加派英軍到港，增強維持秩序。英廷遂遣戴爾將軍 General Reginald Dyer 率兵 850 名前來駐守，並於前荔枝角石油儲油庫及檢疫站處海旁，設立深水埗軍營。軍營於 1927 年建成。（註二十三）

該軍營為駐港兩步兵營之營地，由印籍士兵入住之南京營 Nanking Barracks（俗稱印度軍營）及英籍士兵入住之銀禧營 Jubilee Buildings 組成，位深水埗荔枝角道與欽州街交會處，南臨海濱，北為長沙灣道，東為欽州街，西至東京街，營門位欽州街，自營門口為一寬闊大道，橫貫全營，大道兩旁為半圓型之波紋鐵營房 Corrugated iron sheds，排列整齊。（註二十四）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淪陷後，該軍營用作戰犯集中營，用以拘禁投降之英軍、及盟軍戰犯。其時，香港降兵分囚多處：長官囚亞皆老街軍營，印度兵、香港華籍軍人、及星加坡皇家炮兵囚禁馬頭涌營，部分士兵曾一度囚北角集中營，其後全部囚禁深水埗軍營。三年零八月香港淪陷間，營中戰犯備受折磨痛苦，不少因而死亡。

戰後，該軍營再度用作正規軍營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銀禧營用作已婚瑯喀軍人宿舍。1977 年，軍營關閉，土地交回香港政府，部份用作興建麗閣邨及麗安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邨旁土地用作越南難民禁閉營，1989 年難民禁閉營遷往屯門望後石，該地遂闢設公園，名深水埗公園。（註二十五）

如今，軍營無存，於其入口處仍存軍營界石三塊，上刻「M.O.D. B.S.Mo.10 軍部地界」，園內有楓樹兩株，其旁紀念牌雲：「1941 年至 1945 年期間加拿大國家軍人由於在戰俘營內備受折磨而殉職者多名，其忠烈行為，令人欽敬難忘。謹於 1991 年 12 月 5 日種植楓樹兩株，永為紀念。加拿大駐港退伍軍人協會。」不遠處有樹木數株，為香港戰俘聯會於 1989 年 8 月為紀念為香港作戰而在集中營中受苦而犧牲之人士。（註二十六）

公園東面不遠處，為深水埗警署，警署建於 1927 年，為九龍區最古警署之一。



深水埗軍營內英軍步操 c1928年5月（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深水埗軍營鳥瞰 c1927年（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入口處之軍營界石（圖片出處：香港政府檔案處）



香港戰俘聯會於 1989 年 8 月立之紀念碑石（圖片出處：蕭國健教授）



加拿大駐港退伍軍人協會立之紀念碑記（圖片出處：蕭國健教授）

(9) 荔枝角監獄 (1921-1937)

開埠初年，港府已於港島中環山坡上今贊善里以南、亞畢諾道以西處，建築域多利監獄，後因罪犯日多，該監獄爆滿，不敷應用，部份罪犯轉禁深水埗海面昂船洲島上。20世紀初，該兩地皆有人滿之患，當局於1921至1924年間，將已停用之荔枝角檢疫站稍作修繕，改建成低設防的荔枝角拘留營（監獄），用作男性罪犯囚倉。女性罪犯則仍監禁於港島中環域多利監獄。（註二十七）1931年，於男性罪犯囚倉旁，現址中區及上區處，加建女性罪犯囚倉。

1932年4月，荔枝角女子監獄開始運作，女性罪犯囚倉開始收容女性罪犯。1934-35年間，女性囚倉人滿，男性罪犯遂改遷赤柱。（註二十八）1936年11月28日，荔枝角男子監倉正式關閉，女性囚倉仍然運作。（註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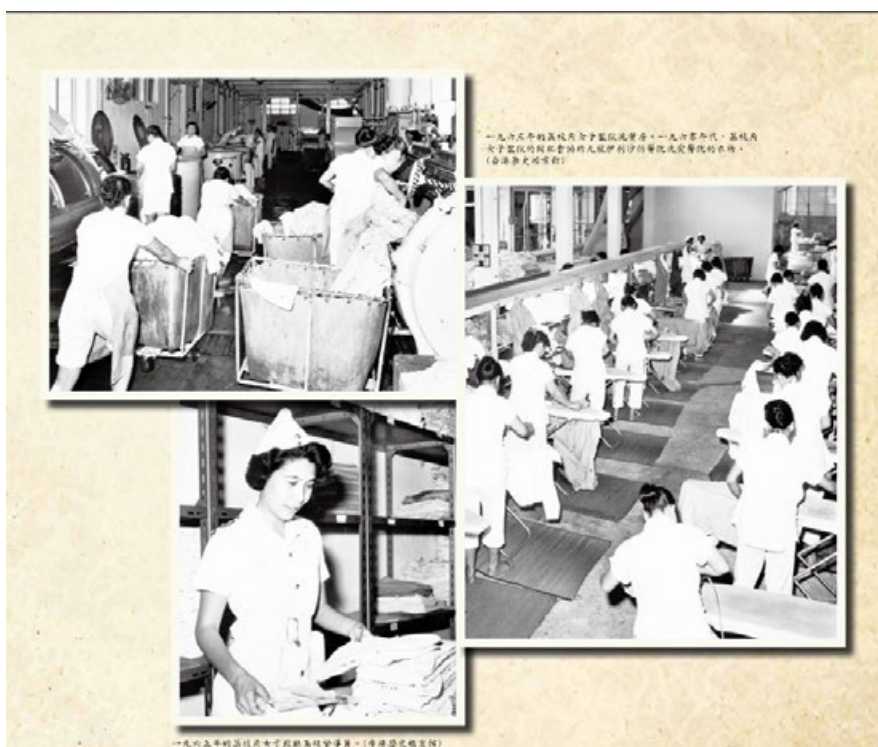
據黃佩佳《香港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中載：「荔枝角監獄設於小丘上，巍樓聳立，週圍以牆，形如小城，為香港監獄之最完善者。其下，昔有楊屋村，今已就地建女監獄一所，旁有菜畦，為囚犯所灌溉。．．．．．」（註三十）

該監獄為低設防監獄，以紅磚建成，牆角為麻石支撐，窗門頂部呈弧形，囚倉皆為金字頂，屋頂木製，為鐵架支撐，上加雙層中式瓦片。（註三十一）

該監獄被譽為「模範監獄」：主要分為大囚室、獨立囚室、及專門拘禁還押候審者之獨立囚房，另有小型醫院及囚禁懷孕女犯之囚房。（註三十二）

1937年赤柱監獄落成，取代荔枝角監獄，該處之囚犯全被移送新落成之赤柱監獄。荔枝角監獄正式關閉。（註三十三）

1946年4月至7月間，該地為軍部佔用，用作訓練中心。（註三十四）其時，因赤柱監獄女犯過擠，遂有要求重開荔枝角女子監獄。翌年（1947），荔枝角監獄重開，赤柱監獄之女犯遂被轉回。1965年仍有太平紳士巡視荔枝角女子監獄之紀錄。（註三十五）



一九四五年前高院內全中監獄戒毒者，一九四零年代，高院內
女工監獄的刑部會辦九龍伊利沙伯醫院戒毒醫院的戒務。
(香港歷史博物館)

一九四五年的高院內女工監獄高院戒毒員。(香港歷史博物館)



高院內女工監獄內的香港戒毒會，由大觀園的囚犯於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興建，反映了戒毒會的運作情況。

然而，一九三零年代傳染病肆虐香港，政府於一九三八年將
部分舊英屬監獄用作懲教局(懲教)醫院及懲教局(醫院)醫
院。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更用作為治療麻瘋病的醫院，及三
種風病逐漸受到控制，刑務局於一九四八年命名為森林的
醫院，為精神科長期病患者提供療養服務。直至一九七零年
代，其餘建築仍作為懲教局女工監獄之用。

高院內女工監獄的建築位於前英屬監獄的中、上區，有取
建於一九三二年的建築物，以及在一九三九年加建的囚室。下
區的建筑物仍舊為女工監獄，現時，部分屬於上述年代的
建築物仍然保留。

(圖片出處：《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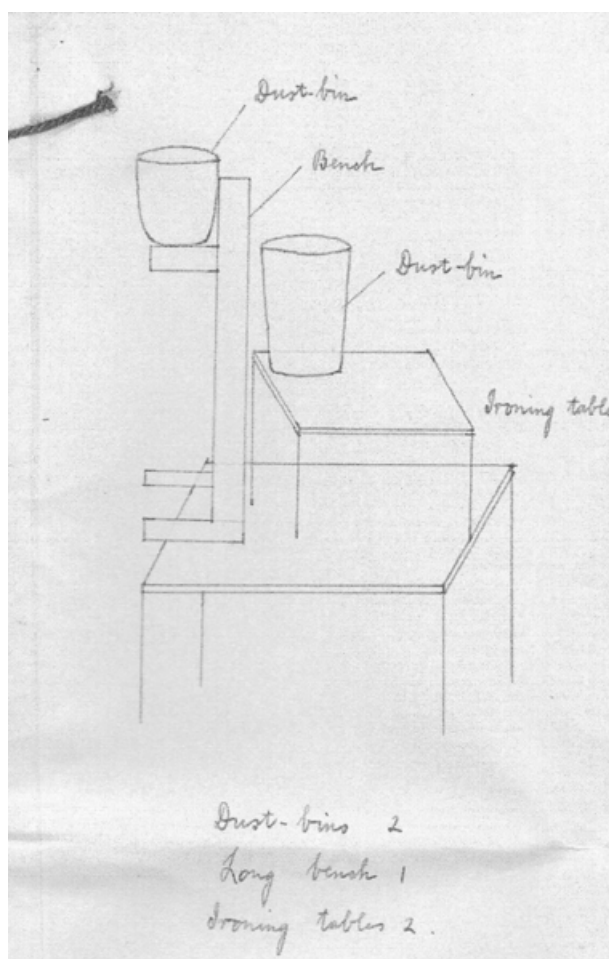
1922 年的圖則表示了圍繞整個用地的圍牆及各建築物。由於由政府部門管理，建築群內設施日漸完善，同時得到適當的維修。監獄主要收容青年罪犯和刑期較短的犯人。其中四座營房，於 1921-1924 年逐步進行重建。

現有相關遺跡:

裂紋探測器-分別位於舊警衛室外、現時傷殘廁所對面，部分探測器已裂開，相信由於泥土受雨水影響令地面移動，但建築卻能保持結構良好，反映當時相關部門有為建築群進行定期維修和加固工作。

從逃獄故事到高低設防監獄

於1951年2月6日，有一名女囚逃獄。她只利用數件物品便成功逃獄（見下圖），反映出荔枝角監獄相對較低設防的事實。



逃獄示意圖（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囚犯梁蘿（譯名），編號 F1685，身處於荔枝角監獄 b 區。於 1951 年 2 月 6 日上午 6 時 30 分，女獄卒李麗娟（譯名），編號 278，派了 b 區當中 20 名囚犯到飯堂領取食物。女獄卒在囚犯領取食物後點算人數，數目正確，指示囚犯在 b 區的工作場進食。其後看守著整個分發食物和囚犯進食的過程。早餐過後，女獄卒指示囚犯到飯堂歸還食物盤。其間並沒有點算人數。

十分鐘後，女獄卒派有嬰兒的女囚犯們到廚房取熱水為嬰兒沐浴。大約有五至六個女囚犯到了廚房。女獄卒再次沒有點算人數。

於 7 時 35 分，女獄卒命令囚犯歸回 b 區，她逐一點算，數到有 93 人。但由於未能數到到廚房拿取熱水的囚犯，所以未知人數是否正確。

相信就是此時候，女囚犯梁蘿趁機匿藏在浴室的熱水爐房內。

女獄卒視察 b 區工作間的長枱，為廁所和儲物房上鎖，最後檢視浴室。但卻忽略了浴室內的熱水爐位置。

她再次點算人數為 93 人，與之前一樣，寫在人數查核紙上，再從各區收集其他的人數查核紙，交到主閘的主任手上。

主閘主任收到後發現紙上人數比 6 時的人數表少了一人，他叫女獄卒重新點算是否有誤。三次點算後仍然只有 93 人。女獄卒巡查區內發現浴室原先上了鎖的門被撬開了，並發現圍牆的一角有長枱和垃圾桶疊起了。她確認有囚犯逃獄，於是馬上按下警鐘。

護士長動員所有人聯同員警於附近地方展開搜索，但仍然無法找回逃犯梁蘿。

（10）荔枝角傳染病院（1938–1975）

1937 年，華南地區及本港傳染病（天花、白喉、霍亂）肆虐，加上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大量難民自內地湧入，至 1938 年間，因香港地區衛生欠佳，致染病人數急增，政府遂將上址修葺，改作傳染病醫院兼療養院，傳染病醫院位今館之高座，療養院則位低座。（註三十六）

> P

日軍佔港期間及光復初期，傳染病情況仍然嚴重。1947 年，摩星嶺之肺結核療養院結束，肺結核病人轉移荔枝角傳染病院。（註三十七）據 1949 年史超活太平紳士 W. A. Stewart J. P. 參觀荔枝角傳染病院後之報告中描述：該院為一所舊式磚砌倉庫型建築，牆身刷粉，高座 Upper Hospital 可容 180 名病情較輕者，低座 Lower Hospital 則可容 300 病人，病人多患（肺）結核病。

1950 至 1960 年代，香港再次進入傳染病高峰期，先後爆發天花、白喉及霍亂等傳染病，荔枝角傳染病院再度成為隔離治療的傳染病醫院。(註三十八)1961 年荔枝角傳染病院增設實驗室和診斷中心，專門研究霍亂的病源與診治方法。

1975 年，瑪嘉烈醫院 Margaret Hospital 啟用後，(註三十九) 接收荔枝角傳染病院之傳染病人，荔枝角傳染病院遂被改作痲瘋及精神病患者之療養院。1981 年葵涌醫院落成，接收荔枝角醫院的精神病患者。



攝於 50 年代荔枝角傳染病院時期 (照片來源：李可珍姑娘)



50年代荔枝角傳染病院時期，估計位置為現時下區藝術館展室2
(照片來源：李可珍姑娘)



攝於 50 年代荔枝角傳染病院時期，可見當時醫院臨近海邊。
（照片來源：李可珍姑娘）



早年荔枝角醫院日常情況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早年荔枝角醫院日常情況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1968 年後的美孚照片，可見現時荔枝角收押原本位置。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1975 年的美孚俯瞰照片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荔枝角醫院原有正門之英皇佐治五世郵筒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1984 年荔枝角醫院聖誕節目（中區 H 座及 G 座）
（照片來源：陳敬卿姑娘）



1987 年荔枝角醫院工業治療部（中區 G 座）
（照片來源：陳敬卿姑娘）



1987年荔枝角醫院（下區P座）
（照片來源：陳敬卿姑娘）



1986年的荔枝角醫院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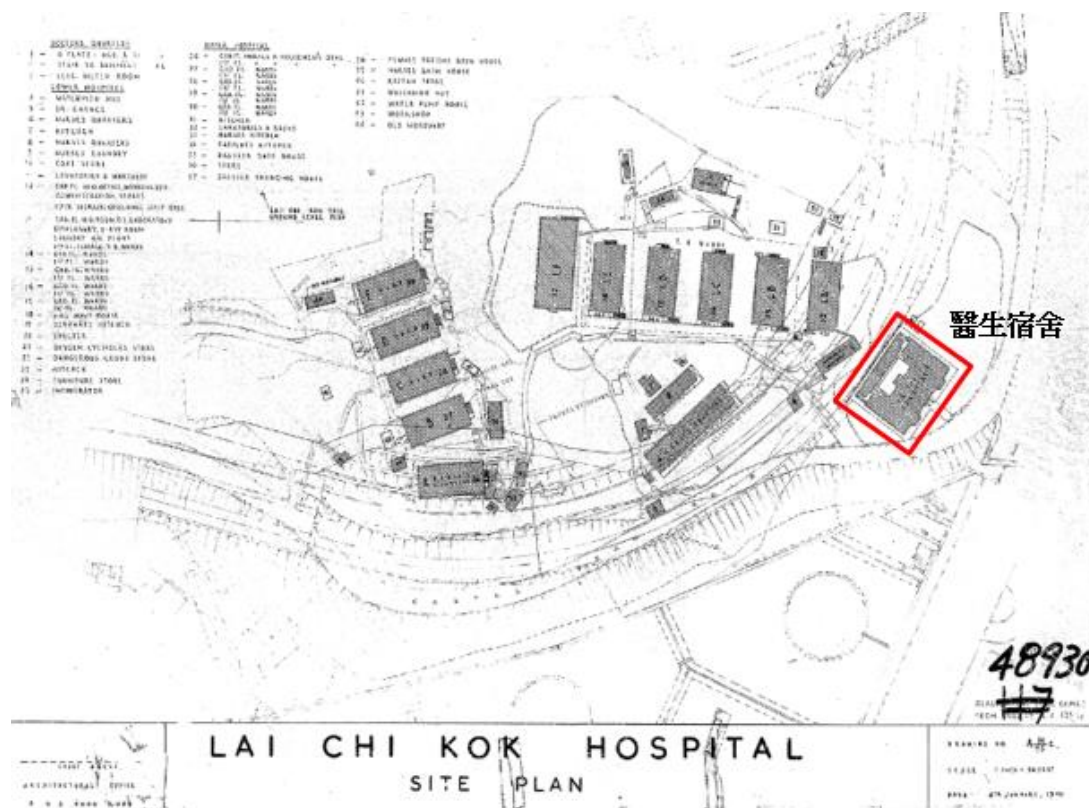


1986 年的荔枝角醫院，可見中區後方突出的煙囪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1986 年的荔枝角醫院，F 座上層的內部空間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建築群發展至此，上區醫院和下區醫院已經在功能上能夠自成一角，各自有自己的廚房、警衛室、儲物室和焚化爐，大大減低對另一區的倚賴性，提高醫院的運作效率。



1960年的荔枝角醫院平面圖（資料來源：香港建築署, 1960）

醫生宿舍：

在醫院下方的建築物為醫生宿舍，本屬醫院範圍之內，及後在1968年改建青山路時被拆。

現有相關遺跡：

中區焚化爐-由於鄰近危險品儲物室，故此推測這個焚化爐除處理一般廢物外，還會用作處理焚燒醫療廢物。

上區焚化爐-與一般鄉郊地區的相似，相信是用作處理一般廢物門兩側的圓角紅磚-方便病床出入。

（11）從建築細節和部件到二十世紀的護理建築範例

前荔枝角醫院並非只是一座普通紅磚建築，其設計如磨成圓角的牆角，都顯出其作為護理建築的獨特性。

荔枝角醫院主要由紅磚建成，但它非單純只是一座古老的紅磚建築，它的設計正正成為了二十世紀香港護理建築的範例，與香港醫學博物館並列。

在佈局上，建築群依山而建，雖然鄰近青山道與呈祥道等幹道，但由於被鄰近樹木環抱，構成隱閉環境，令它在選址上與周邊地方隔離，正正切合用作隔離站或醫院的用途。

同樣從細節方面，亦處處看出與一般紅磚建築與別不同的建築細節，當中以每座磚屋門外被磨成圓角的紅磚最為明顯。紅磚由四四方方的形狀打磨成順滑的圓角，目的是要方便病床進出室內外，減低對病人不必要的撞擊，令進出更為順暢及安全。



磚屋門外被磨成圓角，方便病床進出室內外（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12）從火爐和磚牆排法到上下區建築群各自的特色

上下區在設計上有明顯差異，原因在於什麼？透過分析火爐和磚牆排法，相信下區的建築更為重要。如上一章節所說，荔枝角醫院雖然由紅磚所建成，但其實不同區域在紅磚的排法上有所分別，不僅反映建成年份之不同，同時都反映出不同區域在功用上亦略帶不同。

下區建築群為1910年建成，是由英式排法的紅磚所建，牆身有兩層厚，並設有一個火爐，相信主要是行政或醫務人員所用，作為整個建築群的核心樓房。而中區建築群的實際落成年份不明，但初期是棚屋，後來重建為紅磚屋。排法明顯與下區有所分別，牆身只得一層厚，相信是為了加快建成速度而採用這個比較簡單的排法。與建築群由棚屋重建的歷史背景配合。

由此可見，下區建築群在設計上反映它作為整個地方的核心建築，而中區建築群的單層排法亦述說了發展初期的轉變。

(13) 從裂紋探測器到公共建築的維修和檢查系統

裂紋探測器作為政府對公共建築所作出的檢查系統的一部分，建築群能保留至今，政府功不可沒。

在下區多個位置不難發現紅磚牆上有一個個刻有年份的牌子，這些牌子其實是用作探測建築物有否移動或裂紋的裂痕探測器。根據它們的年份，相信是建築群被用作監獄和醫院時所設置，反映出當時政府對作為公共建築的荔枝角醫院建築群有作出定期的監管和檢驗。

部分裂紋探測器出現明顯裂痕，證明當時的建築物確實有結構移動的跡象，相信是由於下區建築群位處於斜坡附近，而雨水令泥土出現輕微傾瀉，導致建築物出現結構移動。但這些建築物仍然一直得以保留，反映英政府在斜坡加固和建築物維修方面有作出定期保養。



下區多個位置的裂痕探測器（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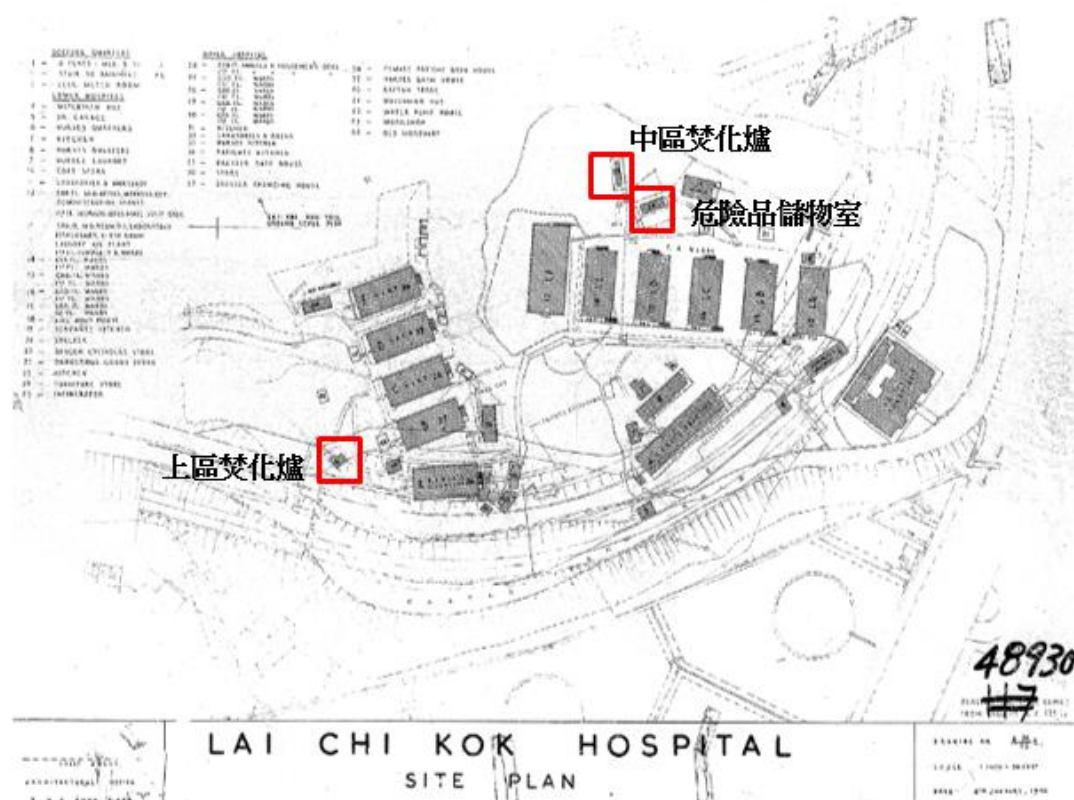
(14) 從焚化爐和舊圖則到醫院內部的運作

建築群最廣為人知是作為醫院的時期，其設施亦最貼近現況，透過分析舊圖則，帶出當時醫院院內的運作。

在上區和中區各有一個焚化爐，但它們的外觀有明顯分別，中區的焚化爐相對較為複雜和少見，爐上有著油和水兩個中文字，而上區的焚化爐則較為接近一般在新界圍村裡看見的焚化爐。

根據醫院時期的圖則，可以看見中區焚化爐附近有著化學物品的儲物房，相信這個外觀特別的焚化爐除了處理一般廢物外，亦會燃燒醫療用的廢物，以保持區內的衛生。

這反映出當時醫院院內的發展成熟，設施亦相當齊全，區域之間的互相依賴性較低，大大提高整體運作的效率，以應付醫院繁忙的工作編排。



1960年的荔枝角醫院平面圖（資料來源：香港建築署）

(15) 荔枝角精神病療養院

戰後初期（1950 年間），香港地區亦有痲瘋病肆虐，1951 年，港府與國際痲瘋救濟會 The Leprosy Mission London 在大嶼山東面之尼姑島上興建痲瘋病院，1954 年落成啟用，該島被命名為喜靈洲（取自英文 Healing 一字，意為醫治），荔枝角傳染病院之大部份痲瘋病人遷往喜靈洲接受治療。（註四十）

其初，痲瘋病患者皆被送往喜靈洲接受隔離治療。1960 年代為痲瘋病高峰期，島上患者約 540 人，其後因醫療藥物之改善及進步，本港痲瘋病疫情被受控制，患者人數漸減，至 1974 年，喜靈洲痲瘋病院亦被關閉。（註四十一）1975 年時，只餘 78 宗，全數轉送荔枝角痲瘋病院，繼續接受治療。

20 世紀末，本港痲瘋病患者人數越趨減少，荔枝角痲瘋病院逐漸轉營為一所以服務精神病患者之療養院。1981 年葵涌醫院落成，接收荔枝角醫院的精神病患者。



於 1977 年荔枝角精神病療養院之院友建成的登山階梯。
(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攝於 1986 年精神病療養院時期的荔枝角醫院，醫護人員於聖誕活動中合照。
（照片來源：姚沛銓醫生）



攝於 1987 年精神病療養院時期的荔枝角醫院，可見當時工業治療部設於中區 G 座。（照片來源：姚沛銓醫生）



1992年由荔枝角醫院職業治療部主持的攤位遊戲。(照片提供：李鴻清先生)



攝於1996年美孚新村巴士總站位置，可見部份荔枝角醫院中區及上區建築物。(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1996 年荔枝角醫院職業治療部（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攝於 1996 年，醫護人員指導院友「地利坊」之運作。（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16) 荔康居

2000年，醫管局於荔枝角痲瘋病院成立長期護理院「荔康居」，提供宿位予有需要人士。荔康居營運至2004年關閉，自後空置。

荔康居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三級歷史建築，2008年作為首批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建築物之一。2009年，該址供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作香港文化傳承發展，正式命名為「饒宗頤文化館」，以尊崇享負盛名的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推廣中國藝術及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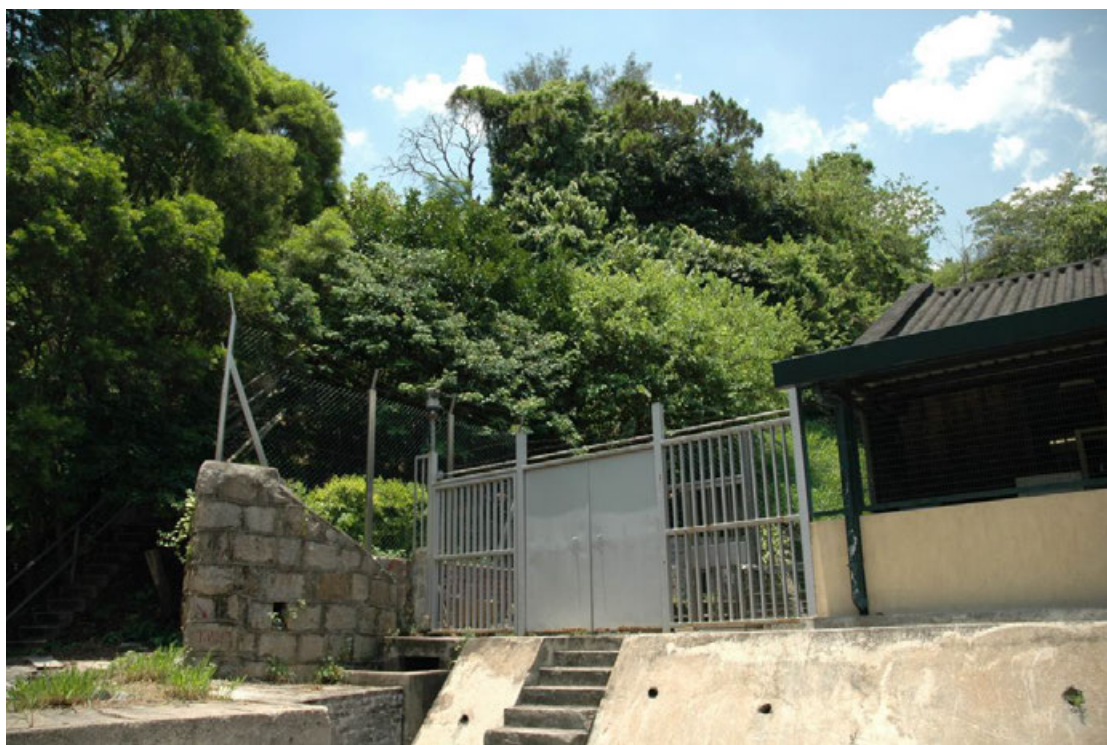


2004年荔康居正門入口，現為饒宗頤文化館下區後門。

(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2004 年荔康居下區停車場（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2004 年荔康居之後門，現為饒宗頤文化館下區正門。（照片來源：饒宗頤文化館）



2002 年荔康居中庭下之新春活動。（照片提供：李鴻清先生）



2002 年荔康居之職業治療部工場。（照片提供：李鴻清先生）



2004 年荔康居時期中庭原有天幕（照片提供：饒宗頤文化館）



2004 年荔康居時期之職業治療部門口。（照片提供：饒宗頤文化館）

(17) 從佈局和紅磚牆到建築文物保育背後的理念憲章

對於保留這建築群歷史價值和建築特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保育顧問以不同方法去保留現有建築，盡量以最低的干預去維持本身建築的面貌。同時都針對現有建築的不足去作出需要的加建配合建築群的發展。特別是下區建於1910年的建築，能夠保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的建築實在難得。

荔枝角醫院在活化後仍保留了分區制。建築群的上區為文化旅館翠雅山房，下區和中區則分別設有藝術館、保育館和露天的文化活動場所。歷史建築樓房自然地分佈在三個區域，區域之間以樓梯及升降機連接。在活化過程中，團隊根據國際認可的歷史保育憲章，包括威尼斯憲章及布拉憲章，致力保留原有建築物的特色，為舊建築群注入新元素。

當中威尼斯憲章所提及的要保護歷史建築的完整性，就是要盡量把建築物以及鄰近環境保育，聽上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執行起來卻十分艱難，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部分或者分割式的保育個案相當常見。但在活化荔枝角醫院的計劃中，顧問團隊把上中下區的布局完整地保留，透過不同方法去增加區域間的連接性和保留古老的紅磚牆，這正正顯出顧問團隊對保育荔枝角醫院建築群完整性的重視，更為香港歷史建築物的活化重新訂立了標準。



上中下區的布局完整地保留，而黃色的主要通道增加了區域間的連接性（照片提供：饒宗頤文化館）

而在新加設施方面，如中區的玻璃天幕，則是根據布拉憲章所提及的對建築物構成最少干擾的理念所設計，既能為建築群帶來一個露天的活動地方，同時亦能最低限度地影響歷史建築的外觀。另一方面，這設計亦附合憲章內提及的可逆性，意思即是有關的新建物只是暫時性，將來就算再次改變用途而要將天幕拆除，都不會對歷史建築的結構和外觀做成重大的影響。



中區的玻璃天幕為建築群帶來一個露天的活動地方（照片提供：饒宗頤文化館）

(18) 總結

百多年來，饒宗頤文化館本址經歷了多次的用途轉變，從關廠、華工屯舍、檢疫站、監獄、醫院、精神復康院到現在的饒宗頤文化館，由百多年之隔離設施活化成公眾文化地標，不論在建築價值、歷史價值及人文價值上都有其獨特的地位。建築群內含的豐富文化底蘊賴以多代人在此經歷的點點滴滴，以及保育團隊的對古建築的尊重和努力。展望未來，饒宗頤文化館將繼續在這地方發光發亮，為下一代啟蒙，投下文化幼苗的種子。

註釋

- 註一：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 1887-1990〉，頁 15。
- 註二：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 1887-1990〉，頁 15。
- 註三：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5。
- 註四：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6。
- 註五：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7。
- 註六：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8。
- 註七：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9。
- 註八：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10-11。
- 註九：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11。
- 註十：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志 1887-1990〉，頁 24。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14-15。
- 註十一：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頁 29-30。
- 註十二：張國雄、劉興邦：〈五邑文化源流〉，頁 17。
- 註十三：李學華、黃民章：〈印尼華僑史〉，頁 1-20。
陳維仁：〈苦力貿易〉頁 14-15。
- 註十四：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p. 3-4，13-14。
- 註十五：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p.47-51。
- 註十六：Hong Kong Public Works Report 1908，p.32，104，Quarantine Station。
- 註十七：Peter Richardson：〈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pp.78-103。
- 註十八：中華書局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九輯）〉，二. 南非華工受虐情況，頁 95。
- 註十九：Hong Kong Public Works Report 1908，p.32，104，Quarantine Station。

- 註二十：張大慶：〈中國近代疫病社會史〉，第一章、第四節，頁 12-13。
- 註二十一：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1908, 72: Quarantine Station at Lai Chi Kok。
- 註二十二：梁炳華〈深水埗風物志〉，頁 53。
- 註二十三：梁炳華〈深水埗風物志〉，頁 105。蕭國健〈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頁 129。
- 註二十四：梁炳華〈深水埗風物志〉，頁 105。
- 註二十五：梁炳華〈深水埗風物志〉，頁 105-106。蕭國健〈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頁 129。
- 註二十六：梁炳華〈深水埗風物志〉，頁 108。蕭國健〈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頁 130。
- 註二十七：Medical Report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26, p.19。
- 註二十八：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Prisons for the Year 1936-37。
- 註二十九：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Prisons for the Year 1932, p.2。
香港懲教署〈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1921-2011〉，女子監獄：荔枝角女子監獄，頁 36。
- 註三十：黃佩佳〈香港新界風土名勝大觀〉，七. 荔枝角，頁 230-231。
- 註三十一：香港懲教署〈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1921-2011〉，女子監獄：荔枝角女子監獄，頁 36。
- 註三十二：香港懲教署〈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1921-2011〉，女子監獄：荔枝角女子監獄，頁 36。
- 註三十三：Building and Lands Memo/dd 8/5/1945。
- 註三十四：Building and Lands Memo/BL915/45。
- 註三十五：Building and Lands Memo/dd 3/12/1947。
- 註三十六：香港懲教署〈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1921-2011〉，女子監獄：荔枝角女子監獄，頁 38。
- 註三十七：Building and Lands Memo/BL915/45。Accommodation Division AV 6/3881/47。
- 註三十八：Accommodation Division AV6/3881/47。
- 註三十九：Building and Lands Memo2/dd 8/2/1973。
- 註四十：吳昊：〈老香港歲月留情〉，頁 11-12。
- 註四十一：吳昊：〈老香港歲月留情〉，頁 11-12。

參考書目

- 伯厚氏存 有所謂報；光緒三十三年丙午歲 2/1906
- 陳翰笙主編 華工出國史料匯編 第八、九、十輯 中華書局出版 1984
-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 九龍海關百年大事記 1887-1986（修改稿）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印 1987
-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 九龍海關志 1887-1990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
- 潘翎主編 海外華人百科全書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 張國雄 劉興邦 〈五邑文化源流〉 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8
- 李學華 黃民章 〈印尼華僑史〉 廣東教育出版社
- 陳維仁 〈苦力貿易〉 北京華僑出版社
- 張大慶 〈中國近代疫病社會史〉 臺北秀成資訊出版社
- 姚穎嘉 〈群力勝天：戰前香港碼頭苦力與華人社區的管治〉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吳昊 〈老香港歲月留情〉 香港次文化堂 2001
- 蕭國健 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 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出版 2006
- 蕭國健 災患與香港史 顯朝書室 2009
- 香港懲教署 懲與教—香港獄政發展 1921-2011 香港懲教署出版
2011
- 梁炳華 深水埗風物志 深水埗區區議會版社 2011
- 黃佩佳香港新界風土名勝大觀商務印書館 2016
- 鄭敏華 變翻深水埗：市區更新及歷史建築保育小冊子，深水埗區議會編

古物古蹟辦事處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 改建荔枝角醫院為香港文化傳承:
文物影響評估報告 - 文物保育計劃書

Simon E. Katzenellenbogen South Africa and Southern Mozambique: Labour ,
Railways and Trade in the Making of a Relationship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Peter Richardson 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Jerome J. Platt , Maurice E. Jones and Arleen Kay Platt The Whitewash Brigade;
The Hong Kong Plague of 1894 Dix Noonan Webb Ltd , London 1998

Rachel K. Bright Chinese Labour in South Africa , 1902-1910: Race , Violence ,
and Global Spectacl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ICOMOS (1964) . The Venice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

ICOMOS Australia (2000) . The Burra Charter. Retrieved from:
http://australia.icomos.org/wp-content/uploads/BURRA_CHARTER.pdf

UNESCO (1994) . 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 Retrieved from:
<http://whc.unesco.org/archive/nara94.htm>